

“笔名”小观

黄桂元

笔名,恐怕自己都不清楚。有人统计,鲁迅用过的笔名中,一字16个,二字117个,三字37个,四字5个,五字7个,六字1个,总计183个。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署名“巴人”,影响巨大。鲁迅逝世第二年,又一位浙籍“巴人”诞生,

他便是现代作家、批评家王任叔。王任叔一生著述甚丰,笔名也达百余,而伴其一生的却是“巴人”,且文坛皆知,也算是文边花絮。郭沫若用过的笔名,多意气风发,堂堂正正。茅盾则不然,他本名沈德鸿,现已证实笔名有98个,最初他在杂志当编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低落苦闷中写出小说《幻灭》,手稿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认为此为哲学名词,中国人没有“矛”的姓氏,在当时环境不宜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遂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草字头。茅盾欣然接受,并沿用至今。

像茅盾那样将心情植入笔名的,现代作家中不乏其例。比较典型的就是萧红、萧军,原名分别为张迺莹、刘鸿霖,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只因一段时间里志同道合,便以二萧示人,含有小小红军的励志之意。还有的笔名,里面蕴含着某种古诗词的情怀或韵味,比如张恨水、冰心、琼瑶等,令人咀嚼。

更多的笔名则没有那么多讲究,“巴

老曹”就是这样。巴金的笔名一度被人误解,认为他青年时期曾信仰无政府主义,就取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字头和克鲁泡特金的字尾作了笔名。1957年9月27日,巴金致信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对此做过解释:1928年8月完成小说《灭亡》,署名时只考虑笔画要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顺手就写下“金”,此时突然获知一位姓巴的朋友自杀身亡,就在“金”前加了“巴”字。

老舍本名舒庆春,192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语文,新出刊的《南开季刊》缺稿子,架不住编辑再三邀约,便试着写了小说处女作《小铃儿》,署名舍予,只是简单把“舒”姓拆开。后来,他在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了“老舍”的笔名,便一直沿用了。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曹禺正好在此就读。曹禺本名万家宝,发表第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时署名“曹禺”。其笔名是由繁体字“萬”分解而来,上面草字头,取谐音“曹”字,下面是“禺”。类似情形还有查良鏞和查良铮,同为查氏家族,“鏞”拆开便是金庸,“查”拆开则为穆(取木之谐音)旦。好玩的是丁玲,本名蒋伟,曾回忆自己的笔名,“毫无意思,只是同几个朋友闭着眼睛在字典上各找一个字,‘玲’字是我瞎摸到的”。

不过,还是应该承认,出色笔名还是会自带光采。柳青之于刘蕴华,闻捷之于赵文杰,琼瑶之于陈喆,路遥之于王卫国,莫言之于管谟业,格非之于刘勇,苏童之于童忠贵,冯唐之于张海鹏,舒婷之于龚佩瑜,芒克之于姜士伟,食指之于郭路生,海子之于查海生,戈麦之于褚福军,西川之于刘军,伊蕾之于孙桂珍,海男之于苏丽华,伊沙之于吴文健等一众文坛翘楚,笔名对其作品的传播有着奇妙的加分效果。



借钱

马明博

你帮助他人,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相交一生的朋友,要么得到一个铭记一生的教训。前天晚上,数友小聚,席间听他们讲到借钱给人、遇人不淑的事。教训惨痛,令人唏嘘。

有些坑,不是别人挖的,有时是自己挖的。比如,你觉得“兔子不吃窝边草”,却忽略了:骗子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他的人。你的轻信、不审慎,让自己毫无防范地掉进他挖好的坑里。

之所以会上当,细想起来,不只是对方骗术高明,也因为自己有一份贪心。就像寓言故事里讲的,为了让驴子心甘情愿地往前走,赶车的人在驴子眼前挂了一撮绿草。驴走草摇,感觉草近在眼前,却总吃不到嘴。

你盯的是钱能增值,他盯的是你手里的钱。他对你所做的许诺,只是障眼法。你也曾心生疑惑,“他不会骗我?”最终因为贪利,把钱交给了他。

他信誓旦旦,欠条上写明“借用三个月”,可你没想到,“此恨绵绵无绝期”,三个月延宕了十余年,依然看不到尽头。

一开始,你找他,他态度很好,总是跟你叫苦,说他也上了别人的当;不是他不还你钱,是他手里没钱。再找他,他换了说法,说他是拿了你的钱去做投资了,赔了;他建议你就把这钱当入股了,万一有一天咸鱼翻身呢?可以多给你分红。

你告诉他,你把钱借给他是帮他,不是投资,你也在也遇到难处了,需要用这笔钱。他说想想办法,先给你凑一部分。

你只能再次选择相信他。然后,你慢慢地明白了,他所做的承诺,无非是在搪塞、拖延……

久而久之,他成了“老油条”,你看到他该吃吃、该喝喝、该骗骗,你去找他,他提前给你准备了一千个、一万个借口。

你认识做律师的朋友,想通过诉讼讨回公道。律师是你的真朋友,他提醒你:这是人性的丑恶,也是社会制度的缺陷;走司法途径,就算你赢了,他无钱还你,你还得多掏一笔诉讼代理费。

左也无法,右也无法,进也无法,退也无法。欠债的成为大爷,讨债的变成了孙子。心里满满的都是恨!最恨的,是自己那时怎么就心软了。

难道真没有办法了吗?席间有高人支招:他钻门路、撑门面,想办法挣钱,你天天跟着他,谁跟他见面,你就跟谁把他借钱不还的事说说。一回两回,三回四回,就把他腻歪坏了,就会想办法先还你一部分。

你问我:“如果有朋友跟你借钱,你怎么办?”非畅销书的作家,能有多少钱?上有老,下有小,能养家糊口已然拼了全力;找我借钱,是找错了人。

“朋友遇到事了,你得帮他救救急啊!给不了多,给不了少吗?”

前两年,我确实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对方一张嘴三万元五万元,我没这个实力,又不想拂逆助人之心,有时也会有有限慷慨、小额赠予。

“朋友向我张嘴了,我就从零花钱中挤出三百元五百元,告诉他:实在惭愧,我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你的愿。如果不嫌少,这三百五百你拿去用,以后有了,能还就还;还不了,我也能承受。”

处理好与钱相关的人际关系,也是修行的一部分。没有人不在乎钱,因此钱成为人性的试金石。人性的优劣,在这面照妖镜前,体现得淋漓尽致。

把钱借给人,本来是一段故事,没想到成为一场事故。尽管这不是你的不堪,但毕竟是你失察。

清代曾国藩有句话说得好,“打脱牙,和血吞”,吃亏要长记性,没必要见人就诉苦。诉苦是一次次折磨自己,无法彰显你的善良,只能暴露你的弱点。

坊间有段故事。一百年前,在东北,张学良问他父亲:“什么是江湖?”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提醒儿子:“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生活在21世纪,家门之外,依然是江湖。既然是江湖,说一千道一万,江湖儿女江湖见;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有朋友来借钱,不管会不会有去无回,都应该建立底线思维:在不影响自己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出于道义,可以有限慷慨、小额赠予。

如果他有过多的企望,你就诚恳地告诉他:“我收入有限,实在帮不了你;商业社会大额借贷,去找银行最直接。”

当父母看你的脸色说话时

郁钧剑

慢慢地老去了。”

这些道理我懂,过去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懂,但在昨晚,我突然觉得很羞愧,父母不在了,再懂也来不及了。

弘一法师还说过:“你嫌弃母亲的唠叨,却不知道她也曾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少女,你讨厌父亲的平庸,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

读到想到这里时,我的心凝固成冰了。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在歌坛上“崭露头角”,年余内就在广州、上海、香港地区分别录制出版了多张独唱专辑的唱片,登上了央视的舞台独唱。母亲高兴啊,每当我回桂林探亲,她都会当着众人面夸奖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什么的,我就烦她,甚至“抱怨”过她,说她一个曾经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怎么会变成一个喋喋不休的

爱着就好

沈明月

然,人们投来的并不都是欣赏的眼光,有些显然是觉得她有点夸张,老来作怪。老先生则衣着朴素,一身藏青,拿着相当专业的摄影设备,跑前跑后,替老太太照相。老太太在草坪上摆出各种姿势,还要换不同的色彩艳丽的丝巾,老先生非常有耐心。我想老先生该有多爱老太太啊,既不怕路人异样的眼光,也不嫌老太太折腾。

如今我们喜欢对亲密关系做各种复杂的分析,注意每个人在其中的权利和自主性,捍卫自己的空间,希望能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无论性别。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也非常必要。不过我也有一点朴素的想法,也许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理论和理性的思辨,回到最基本的点,就是爱。这种爱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希望对方身心健康,能按他(她)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享受生活,并且想方设

“小市民”了?那时已经退休在家的母亲委屈啊,为此流过泪。唉!那时候我真的忘了她已经“老”了。

原以为昨晚父母会来到我的梦里,原以为我是可以在他们的前面忏悔,但他们没有来。

“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意思是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往往不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等自己长大了成熟了也明白了时,糊涂了半生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

一眨眼,如今我也老了。我是真的来不及再做那个不糊涂的后“半生人”了。而父母仍然健在的读友们,你们跟我可不一样,你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不糊涂呢,如有空闲,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千万记住,不能忘啊。



法帮助他(她)实现这个心愿。总之,让对方有明亮的笑容——就像老太太在镜头前笑得那么开心。

这对父女和老年夫妇,就是“爱”的不同样态的诠释。一对银发夫妇,携手慢慢走在夕阳下,是很多人的人生理想,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爱”可以呈现丰富的形态,建立不同的关系。爱着就好。



写作者以化名示人,古往今来从来就不是新鲜事。一些作家个性恣意,散漫无羁,笔名起得随心所欲,炫目丛生,万花筒般折射出一种另类的文学气象。而有时候,那些形形色色的笔名,未必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往往兴之所至,填个名字,用过则废,来去无踪,以至于后代研究者若探明其真相,难度与大海捞针有得一比。

从先秦到明清,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无法厘清出处,特别是一些民歌民谣,更是难以寻觅,于是标注为“无名氏”或“佚名”,流传至今的汉代“古诗十九首”既如此。在明清,写小说往往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摆不上台面。因此,当时一些小说家有所顾忌,便故意隐去真名,以笔名假托,以免惹来麻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质疑《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假托之名。《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何人,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至今仍为谜团。

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六巨匠,没有一位用的是真名。鲁迅一生用过多少

